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七上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趙興文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七上

祭統上　祭禮十一上

宋　楊復　撰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

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注疏詳見祭法

春官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種章勇反

疏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又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是樂

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為善也又與鳩化為鷹之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鴽雀雉化為蛤蜃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曰產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相息亮反　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

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為涖涖視也 疏曰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又曰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為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下同 王有故代行其祭事 疏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

則攝而薦豆籩徹薦徹豆籩王后之事　疏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

疏曰云頒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有頒皆讀為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

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踈分為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　春官

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　疏曰云序事卜日省牲之等者此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證序事唯饔爨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鑊一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　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疏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覗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

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
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
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
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
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大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 凡祭祀詔相祭祀之小
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小禮羣臣之禮 疏曰云詔相祭
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
使臣攝祭則為小禮故鄭云羣臣之禮云凡大禮佐大
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
至職末輒言此者此已下皆小宗伯專行
事不佐大宗伯故於中言之以結上也 小祭祀掌事
如大宗伯之禮 疏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則小宗伯
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 同上
小祝掌小祭祀 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
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 凡事佐

大祝唯大祝所有事　疏曰經云凡事諸有事皆佐大祝祝故鄭云唯大祝所有事乃佐之據大祝職不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行之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於此見文者欲見自此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下唯大喪贊湄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大師凡外內小祭祀掌事焉　疏曰外內小祭祀者案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案司服羣小祀用玄冕鄭注云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也其內小祀謂宮中七祀之等皆小祝專掌其事也　同上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也　疏曰依祭法王立七祀有求竈中霤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祀竈門戶者以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

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也者以其后無外事禱祠又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　天官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采音菜召上照反聃乃甘反　疏曰則亦法也以八則治二等采地之都鄙也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者采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五祀下註云凡云馭者所以敺之納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内之善也又曰上言邦國則諸經有邦國別言之者故解爲大曰邦小曰國此采地云都鄙諸文無或言都又言鄙別號故鄭云都之所居曰鄙大司徒云凡造都鄙鄭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春秋傳曰還都焉而鄙留是鄙所居不還也云

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者謂典法則三者相訓其義既同但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是所用處異故別言之其實義通也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云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案禮記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注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然則王子母弟雖食采未必有官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也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者僖二十四年左傳召穆公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今鄭直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其餘或在畿外故不盡言也引之者證王子弟有采邑也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者案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

子毋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故云祀先君社稷五祀也　同上

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事鬼神　疏曰云以官府六職辨邦治者六官者各有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云以事鬼神者以其主祭祀當職之事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　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玄謂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　齍音資與音餘　疏曰云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謂官府之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國治得會合故云合邦治也又曰司農雖解祭祀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大祭祀唯大宰尊不奉牲宗伯不言奉雞司馬直言奉馬不兼言奉羊司寇不言奉犬皆略可知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者司空雖亡

案五行傳云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豕屬北方又說卦云坎為豕是豕屬水故知司空奉豕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同上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疏曰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但人於死者不見其形多有致慢故禮云祭極敬也是以一曰以祀禮教敬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 地官

司隸邦有祭祀之事則役其煩蓐之事 煩猶劇也 秋官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與其祭祀之禁令 比毗志反 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 疏曰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大司徒已掌十二教故此小司徒又掌建邦之教灋言建者非但副

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大司徒掌邦國都鄙此小司徒亦掌之稽考也故亦考其國中及四郊但國中與四郊皆是六鄉之民所居也併言都鄙者司農是掌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云與其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禁族祭酺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又曰夫家猶言男女者夫是丈夫則男也春秋傳曰云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為女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即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向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　地官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

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為閭　疏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是二十五家也徵令謂祭祀役政喪紀之事　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暨為既　疏曰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閭胥皆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又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　同上

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與其禮俗祭祀以地媺惡為輕重

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　爲于僞反省所景反　疏曰土均主調即是和義故土均以和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之政令及五刑五禁與其弛舍不役之等並須調和之使之得所也云禮俗祭祀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者自禮俗祭祀皆以地之媺惡輕重者地媺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許無故也云掌其禁令者恐有僭踰與下迫故禁令也又曰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此土均和邦國都鄙俗者續也續代不易是知先王舊禮故引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以證之謂若周公封康叔於殷墟其民還行殷之禮俗皆也云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者以厚薄解經媺惡豐省解經爲輕重之法也云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天有四時四時

生者則將為禮是合於天時也云設於地財者土地有財為禮是所設依於地之財也云順於鬼神者鬼神享德不享味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而為禮則鬼神不享若能合天時設地財則鬼神享之是順於鬼神也云合於人心者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則不合人心若合天時設地財則合人心也云理萬物者若順鬼神合人心則萬物得其道禮故可以理萬物也引之證行禮依地斂惡之義　地官

鄙師各掌其鄙之祭祀　祭祀祭禜也　禜音詠　疏曰五鄙為縣五百家為鄙又云知鄙祭禜者鄙與六鄉黨同黨祭禜故知此鄙所祭祀謂祭禜也　同上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治其祭祀之事　酇音纘　校猶數也　疏曰以其一鄙五酇故云各掌其酇之政令也云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酇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也　同上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氏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　疏曰知都有山川者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在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祀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氏之祀者案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案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氏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其來致福則帥而造祭僕知者見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

受之是造祭僕之事　春官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疏曰鄭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不通公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大夫采地稱家在三百里之內卿為小都在四百里公為大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人所主是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臯六十四氏在其地者云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于國者舉都而言此家從可知　同上

右祭禮總要

記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為仲春將釋菜

乃修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録也　月令　喪祭從先祖上文云志記也志所

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孟子滕文公上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　疏曰此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求猶務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已本國禮法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已本國之俗案鄭荅趙商以為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故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

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啟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啟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衆有列於朝有詔於國三代之内喪服為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從待放未絶者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之時名為有列有詔不至三世者熊氏云彼據為舊君著服故以未去之時名為有列有詔此據去國之後但有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斷章取證故彼此不同

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疏曰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

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 謹脩其灋而審行之 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 疏曰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慎以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之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 朝直遥反下同 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絶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為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 紇恨發反胡切反胡謁反 疏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也將明得變故上先明未得者也去國三世謂三諫不從及他事礙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鄭注云三世自祖至孫也爵祿有列於朝者謂

本國不絕其祖祀復立族為後在朝者也出入有詔於國者出入猶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詔告也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為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出入往來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又曰引若臧紇奔郲立臧為矣者證有列法也臧紇武仲也時為季氏家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郲魯人以臧紇有功復立其異母兄臧為以守先祀是有列也故魯襄二十三年左傳云臧紇奔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非子之過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是其事也

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

疏曰此是出已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吉凶不相

詔告而不仕新國者宗族兄弟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本國不列不告若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耳然既未仕新國亦用本國禮也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往來也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灋

以故國與已無恩興謂起為卿大夫 疏曰此猶是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今得仕新國者也但仕新國有異故重言三世也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興謂已始仕也雖有宗族相告而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何以知然既云無列而從新明有列理不從也又若無詔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何以

知然既云唯興明不興則不從無列無詔唯興之日三世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為大夫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者熊氏云案句命決云丘為制法之主黑綠不代蒼黃聖人特為制法不與常禮同也興謂起為卿大夫者意鄭云起為卿大夫者則若為士猶卑不得變本也　曲禮下

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穀冬祭曰烝進品物也　疏曰此別四時及三代諸祭名也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者此四時之祭名也鄭云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此皆周禮也自殷以上則礿禘烝嘗王制文是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礿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

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礿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礿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詩小雅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文王之詩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隣之礿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

祭天曰燔柴　既祭積薪燒之　疏曰祭天曰燔柴者祭天名燔柴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郭云既祭積薪燒之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然則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

祭地曰瘞貍　既祭埋藏之　疏曰祭地曰瘞貍者

祭地名瘞貍祭法云瘞貍於泰折祭地也然則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瘞繒埋牲因名祭地曰瘞貍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貍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

祭山曰庪縣 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 疏曰祭山曰庪縣者庪縣祭山之名也庪謂埋藏之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山林曰貍是也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因名祭山曰庪縣郭云或庪或縣置之於山是也又云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者案中山經云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彼注云縣祭山之名是也

祭川曰浮沈 投祭水中或浮或沈 疏曰祭川曰浮沈者浮沈祭川之名也郭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是也

祭星曰布 布散祭於地 疏曰祭星曰布者李巡曰祭星者以布露祭地故曰布孫炎曰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郭云布散祭於地

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　疏曰祭風曰磔者磔謂披磔牲體象風之散物因名云郭云今俗當大道冲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是禷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疏曰是禷是禡師祭也者是禷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師祭也作者所以解詩也言用師出征之祭名也郭云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者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是也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說為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什百而多獲由此二

註言之則禡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貊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既伯既禱馬祭也

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

疏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者既伯既禱詩小雅吉日篇文馬祭也作者所以釋詩也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鄭云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知伯是祭馬祖者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者伯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注周禮云馬祖天駟上文云天駟房也彼注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

禘大祭也

五年一大祭

疏曰禘大祭也者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

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謂祭昊天於圜丘也以此比餘處為大祭總得稱禘宗廟謂之禘者禘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祭天謂之禘者亦言使典禮審諦也鄭云五年一大祭者出禮記文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下文云繹又祭也為宗廟之祭知此亦宗廟之祭也

繹又祭也 祭之明日尋繹復祭

疏曰繹又祭也者又復也繹復祭之名也鄭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若然是亦與賓尸事不同矣而詩頌絲衣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

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然又祭之名三代各異周曰繹春秋經曰壬午猶繹疏曰郭云壬午猶繹者宣八年經文也商曰肜書曰高宗肜日疏曰又云書曰高宗肜日商書篇也孫炎曰肜者相尋不絕之意夏曰復胙未見義所出疏曰夏曰復胙者郭云未見義所出以夏之典訓無言復胙名者是未見義所出也詩傳及詩箋亦無此一句說者云胙是祭肉也以祭之旦日復陳其祭肉以賓尸也未知然不祭名者以題上事也以上爾雅

右祭名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疏見地示社稷條及宗廟廟制條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疏見天神五帝條及地

示四望條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注疏見地示山川條辨廟祧之昭穆注疏見宗廟廟制條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壇塋域疏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則四郊已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又曰凡為壇者四面皆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塋域也春官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疏曰云掌外祭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者謂遮列不得有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也又曰云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言兆域據壇外為溝渠為表塋域者也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

而役之屬其屬胥徒也脩除糞掃之儆召也役之作使之　疏曰云以時祭祀者謂天地山川祭祀皆有時也又曰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儆召也以其司隸主衆隸主供役使故云作使之也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　疏曰其屬還是胥徒厲是遮列蹕是止行人故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也

春官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居可紀處反下紀其凡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埽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

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知音智覡胡歷反胡隔反令力呈反　疏曰序官注云神仕者男巫之俊知是巫者此云掌三辰之法以循鬼神祇之居案外傳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仕是巫又曰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者鄭以經直見三辰不言天者天體無形人所不覩惟覩三辰故鄭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是其著位者也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為之

或句曲為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援神契文取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埽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郊之布席象五帝坐者案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云禮祭宗廟序昭穆者文三年大事於大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昭南面穆北面是人鬼之席坐也云亦又有似虛危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為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似虛危也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為太乙常居傍兩星為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后妃象地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有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席之言結五帝已下也孝經說云祭牲繭栗者據祭地或象天酒旗坐星酒旗星名云廚倉具黍稷者廚倉亦星名言廚倉所以具

黍稷以祭祀云布席極敬心也者總結語也國語曰以下者欲見巫能制神之處位者必由精爽之意云精爽不攜貳者言其專一也云上下比義者上謂天神下謂地神能比方尊卑小大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云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者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稱言今之巳下欲言今世邪巫誑惑世間之事故鄭痛之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鬽眉祕反 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鬽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杜子春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墠音善螭勑知反 言以冬日至夏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

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又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物陰也者此解夏日至祭地示之意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月當陰氣升而祭之也云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者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此鄭惟釋人鬼物鬽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略亦當在於墠壇也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祇事繁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也云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者案左氏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鬽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或曰魅怪物因雨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

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如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魑魅為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鬽引春秋魑鬽以證之經無魑魅連引之以國語木石之怪夔魍魎賈服所注是也杜子春云禬除也後鄭云此禬讀如潰癰之潰者就足子春之義以其癰潰則膿血除故讀從之云此禬讀從潰言此以對彼大祝云類造禬禜之禬禬為會合之義不為潰也

春官

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禩為祀書亦或為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烖兵 疏見百神軍旅條

都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壝唯癸反又欲鬼反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

疏曰此經所云據寇戎從外而入故先保在郊之神位而言是以鄭云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也案小宗伯

云兆山川丘陵於四郊彼雖不言墳衍墳衍之位亦在四郊皆須保之言壝者謂於中爲壇四畔爲壝舉壝則壇見矣

右神位

過祀則下 居者主於敬 檀弓下

尸神象也 郊特牲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士虞禮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以孫與祖昭穆同

疏曰抱孫不抱子者此以明昭穆之例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爲下事難明故引舊禮爲證案此篇之首作記之人引舊禮而言曲禮曰此直言禮曰不言曲者從略可知也抱孫不抱子者謂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

孫今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所以然者作記之者既引其禮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故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

夫士以孫之倫為尸是也言倫明非已孫皇偘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巳孫為尸恐非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鳧鷖並云公尸推此而言諸侯祭社稷境内山川及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為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知者士師職文用士師者略之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言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　曲禮上

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

有北面事尸之禮　疏曰孫為王父尸者謂王父之孫行與王父作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者謂孝子所使令為尸者於祭者孝子身為子之行秩也　祭統

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

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疏曰祭祀不為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為也　曲禮上

右尸

傳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　言無益無用為　疏曰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祭必有尸乎又曰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為者無用為此尸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為是助語

若厭祭亦可乎　厭時無尸　疏曰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時其理亦可

孔子曰祭成喪

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　疏曰孔子答祭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以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　疏曰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不成殤同也與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人同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疏曰孔子答問

已了更起別端辯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

疏曰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一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備也謂祭殤簡略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又曰知祔當為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為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言殤至陰厭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與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末謖

起也謂尸起之後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疏曰孔子更為辨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又曰以經云庶子既不為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絶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絶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為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

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筭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旅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其吉祭特牲

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

疏曰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又曰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祭以特牲故云尊宗子從成人之禮也云凡殤則特豚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皆

如庚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也

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　肵音其又忌依反

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　疏曰謂祭此殤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無肵俎者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肵俎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今祭殤既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祭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又曰以經云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為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之設本不為尸所有祭殤略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案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肵俎初載心舌肵者敬也

主人敬尸之俎又云無筭爵祝東面告利成舉肺脊肵俎利成之禮並施於尸也

是謂陰厭

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　疏曰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又曰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仲孫歸父之弟當云弟孫嬰而云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

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適丁歷反共其音恭　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又曰謂庶子之適子為殤而死此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為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

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
適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
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
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
子之適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
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
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
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
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
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
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
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
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
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
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

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至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内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内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墠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曾祖

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墠祭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其立大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為墠祭之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於室與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戶東注云室戶東案上文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為凡殤者以上經云宗子為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為凡殤以其更無别之故知與凡殤

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者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彼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殤於其廟奧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為凡殤也彼注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曾子問

記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大戴天圓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疏曰虞卒哭之祭男女別尸故男女別言之

也云異姓婦也者以男無異姓之禮故也知經云必使異姓者據與婦為尸者也不使同姓與婦為尸者尸須得孫列者孫與祖為尸孫婦還與父之祖姑為尸故不得使同姓女為尸也云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若然庶孫妻亦容用之而鄭云必使適也者據經不使賤有適孫妻則先用適而言其實容用庶孫妻法也必知容用庶孫者以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彼不言適是容無適而用庶此經男女別尸據虞祭而言至卒哭已後自禫已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知者案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少牢吉

祭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篇末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則引少牢吉祭妃配之事爲證明禫月不當四時祭月則不云某妃配配則共尸可知　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丹朱爲尸詳見天神篇郊祀條　晉平公祀郊董伯爲尸國語晉語詳見百神篇疾病條　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

齊嘗于大公之廟麻嬰爲尸襄公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注疏見宗廟

初獻

裘之裼也見美也見賢遍反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疏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服之襲也

充美也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　疏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又曰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是故尸襲尸尊　疏曰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執玉龜襲重寶瑞也　疏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謂已致龜玉也　疏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

不敢克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揚也若不在君所故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玉藻

君迎牲而不迎尸　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疏曰君迎牲不迎尸者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遊未伸則嫌君猶欲自尊之義也　祭統

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　尸主也為祭主也　疏曰當其為尸則弗臣也者若不當其時則臣之案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為重與尸相似故特言之所以唯舉此二者餘不言也又案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唯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二

王之後者為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諸侯無此禮

學記

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少式召反

疏曰此臣為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下謂下車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者此亦謂散齊之時君若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不直云君見尸而云君知者言知則初有不知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羣臣故於路或不識而臣告君君乃知之所以下也所以知是散齊者若致齊不復出行若祭日君先

入廟後乃尸至也

尸必式

禮之 疏曰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凴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是也鄭注考工記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也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然尸在廟中尊伸尚答主人之拜今在路其尊猶屈君下而已式者以其在路尊未伸故未敢亢禮至於廟中禮伸則亢故答之

乘必以几

尊者慎也 疏曰乘必以几者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 曲禮上

孔子曰尸弁冕而

出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故服士大夫之服也　疏曰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卿大夫士皆下之　見而下車　疏曰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

尸必式　小俛禮之　疏曰尸必當馮式小俛以敬之

必有前驅　為辟道　疏曰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　辟婢亦反　曾子問

尸之僕如君之僕　當其為尸則尊　疏曰酌尸之僕者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

軷酌酒與尸之僕今為軷祭如似酌酒與君之僕以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

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軹音旨轊音衛

疏曰其在車則則左執轡右受爵者尸僕受酒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所主尸車故於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祭左右軌范者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之酒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徧乃自飲也案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謂車轂小頭也此云范大馭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

但軾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即詩帀風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　少儀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宮以待事禮也　曾子問作出舍於公館注云吉凶不可同處雜記注云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　䟽曰案上文不為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宮耳　雜記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詳見本篇神位條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

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㨾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㨾六曰凶㨾七曰奇㨾八曰褒㨾九曰肅㨾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祇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祇烜況彼反祊必庚反　疏曰知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案司烜氏職云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彼雖

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粢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絜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絜之德云禋祀祭天神也者大宗伯昊天稱禋日月稱實柴司中之等稱槱燎通而言之三者之禮皆有禋義則知禋祀祀天神通星辰已下云肆享祭宗廟也者案宗伯宗廟之祭六等皆稱享則此含六種之享杜子春云祊當為祇宗伯血祭已下是也隋

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隋許規反又思圭反　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為侑　疏曰鄭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鍾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鄭云凡血祭曰釁者此經文承上禋祀肆享祭示之下即此血祭之中

舍上三祀但天地薦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釁云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者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爓熟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知鼎在門外者案中霤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云右讀亦為侑者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穿皆為侑

來瞽令皐舞

皐讀為卒嘷呼之嘷來嘷者皆謂呼之入 呼火故反 疏曰皐讀為卒嘷呼之嘷者依俗讀云來嘷者皆謂呼之入者經云瞽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人瞽人言來亦呼之乃入皐舞令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嘷皆謂呼之入也

相尸禮

相息亮反 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疏曰凡言相尸者詔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

事故云詔既祭令徹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
其坐作也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
也
春官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
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遠于萬反侯之言候也
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
而順為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敉敉安也　疏曰掌小
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
將事侯禳已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
順豐年已下為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
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三者即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賽
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已下
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故略
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又曰侯之言
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者之屬中兼有順豐年逆時

雨嘉善也此三者皆是善慶之事故設祈禱候迎之云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者之屬中兼有彌災兵遠辠疾三者是凶咎之事故設禱祠禳卻之云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者案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意皆欲如此是豐年順民意也故設祈禮以求豐年而順民故云爲之祝辭也云彌讀曰敉敉安也者案洛誥云亦未克敉公功注云敉安也故知此彌讀曰敉敉安也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盛音成　隋尸之祭也奠奠爵也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　疏曰云逆齍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饎人之齍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送逆尸者爲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案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云贊隋者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

擩于臨以祭于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云贊徹者大祝云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云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則郊特牲注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又曰主人受尸酢時亦有隋祭但此經贊隋文承逆尸沃尸之下故隋是尸之祭也云奠奠爵也者則特牲祝酌奠于鉶南是也云祭祀奠先徹後者奠爵在尸食前徹在尸謖後故云奠先徹後云反言之者經先言徹後言奠反言之者欲見所佐大祝非一故倒文以見義

凡事佐大祝唯大祝所有事　疏曰經云凡事諸有事皆佐大祝故鄭云唯大祝所有事乃佐之據大祝職不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之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於此見文者欲自此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下唯大喪贊湔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

殃注疏見事條　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

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國語為之宗祝韋昭注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官禮記曰大祝掌祈福祥也有事謂祭行神　荀子正論

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辨猶別也後尸居後賛禮儀　疏曰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後尸　樂記

右巫祝　傳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　子路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　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也觀射父楚大夫也　周書所謂重黎實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智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

曰覡在女曰巫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潔之服潔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大祝也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

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爲堯秩宗生嘉穀韭卯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爲災孽也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

神降之嘉生 嘉生善物也 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 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 民神雜揉不可方物 同位故雜揉方猶別也物名也 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 無有要質 質誠也 民匱乎祀而不知其福 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知其福 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 神狎民則不蠲其為 狎習也則法也蠲絜也其為所為也 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荐重也臻至也氣壽命之氣 顓

頊受之少皡氏沒顓頊氏作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絶地天通絶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羲氏和氏是也

而別其分主者也（敘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也伯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也禦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言天地體成不復改變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國語楚語）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文公王官伯也）將會衛靈公使祝佗從（佗徒

河反從才用反下師旅從同

祝佗大祝子魚　大音泰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共音恭注同共二職　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　徼音堯反夫音扶隸賤名也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竟音境下同社稷動謂國遷　疏曰周禮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天子之祝如此則諸侯之祝宜亦然也然則彼軍行唯有社無稷今社稷俱動故知謂國遷也國遷唯在竟內得云祝不出竟者詩稱公劉遷豳大王來岐及春秋杞都陳留而遷緣陵及許遷于析之屬並是離棄本國遠通他土故有出竟之事劉以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非也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　祓音弗徐

音廢　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鞞為釁鼓　鞞步西反　疏曰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則祓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以血塗鼓鞞為釁鼓此皆祝官掌之

祝奉以從　從如字又才用反　奉社主也　疏曰禮軍行必以廟主社主從軍而行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好呼報反　謂朝會

君行師從　二千五百人　卿行旅從　五百人　臣無事焉

疏曰此會因而侵楚衞侯當以軍行而云臣無事者晉本以會召諸侯傳言將會是赴會之時未知將侵伐也但諸國既集師衆自多故因得行侵耳　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言技謂此七者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欲專其事亦為不德　疏曰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為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出鄉不與士齒　賤也　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王制

凡祀啓蟄而郊　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正音征

疏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

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為三名散則總為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祭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總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總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與郊雩烝嘗則天神地示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礿祠及地示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礿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啟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為正月中而

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為中氣者因傳有啟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叅歷法有啟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啟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啟蟄為正月中閉蟄為十月中也注以閉蟄為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啟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為過時既以閉蟄為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乃耕謂春分也言得啟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後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

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亥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為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為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為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為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云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為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

夏五月復烝此為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不知其
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
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
前月卻即為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
時明涉其中氣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
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
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
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
秋節則不譏之矣知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
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
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
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
春而傳言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録其言或中或否
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

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曰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亦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葢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弒壑而男士有詭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是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

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龍見而雩

見賢遍反注同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宿音秀遠為于僞反

疏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為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為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

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為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為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為強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為吁嗟旱而脩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為遠故杜從之也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疏曰嘗者薦

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令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是魯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

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買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爲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閉必計反又必結反字林芳結反　疏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昆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出言啟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祭爲烝

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疏曰祭必當卜有吉否不吉

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桓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簭音筮　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　疏曰此大事者即大卜之八命及大貞大祭祀之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故鄭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者筮輕龜重賤者先即事故云即事漸也云於筮之凶則止者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於筮凶則止不卜案洪範云龜從筮逆又云龜筮共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與此經違者彼是箕子所陳用殷法殷質故與此不同　春官

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　疏曰知執事大卜之屬者大卜掌卜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有卜師及卜人知當視墨者案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坼彼言史者即此大史故知當視墨　同上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奉猶送也送之於所當卜　疏曰此云祭事不辨外內則外內俱當卜皆奉龜以往所當卜處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　同上

大卜大祭祀則眂高命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疏曰云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者大貞之內有立君大封大卜作龜不命龜此大祭祀不作龜進使命龜作龜是勞事故云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引士喪禮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者證天子命龜處所與士禮同　同上

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眂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祭之夕　疏曰凡言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

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同上

夏后氏尚黑

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　正音征又如字　疏曰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

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皥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黄帝以十三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犧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月為地統者以其物已吐芽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

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沉壁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鈎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大事用昏

昏時以黑此大事謂喪事也　疏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

殷人尚白

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

大事用日中

日中時亦白

周人尚赤

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　疏曰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

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芽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表記

大事用日出

日出時亦赤 今案鄭注祭義殷人祭其闇云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彼疏亦云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與此不同當以祭義為正 檀弓

右時日卜筮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

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
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循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
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疏曰此
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謚曰
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
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
十一月為正其月日至王云若天子則圜丘魯以
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
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
言是也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
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
故云有事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
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
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為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循
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

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者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又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為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輅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后稷配之也亦者天子正月郊祭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六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

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者為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為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為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故鄭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　雜記

下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羣神也

疏曰昔三代明王者謂夏殷周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祀天地及諸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以其總饗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其私褻奉事上帝故皆卜之也是

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

疏曰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

牢又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示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牢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案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

卜筮不相襲也

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疏曰既大事卜小事筮是二者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為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簭人有九簭筮更筮咸之屬是也此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

大事有時日

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

也　疏曰既有常時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曲禮篇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又祭統云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有事於是雖有常日猶用卜也

小事無時日有筮　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　疏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小事於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既云小事用筮而大卜云凡小事涖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此之小事也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別彼列反　疏曰先師以為祭天而用辛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於四郊之祭以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郊同其餘他事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為外事若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為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

也故言别於四郊外内别謂限别以四郊為限鄭注曲禮云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順其居内為陰彼疏云内事郊内之事也乙丁已辛癸五偶為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又社稷是郊内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所以然者郊社尊不敢同内外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内柔自謂郊社之外他禮則皆隨外内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内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内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

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牷音全齊

音粢 牷猶純也 疏曰子曰牲牷禮樂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者以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專皆依卜筮動合於禮故夫子總更結之牲牷之等禮樂之儔粢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鬼神無見怨於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 表記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 旬十日也 疏曰凡卜筮日者凡先聖王之所以立卜筮者下云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卜筮必用蓍龜者案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說文云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生十莖神靈之物

故生遅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爾之許我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筮者筮少牢大夫立筮鄭云大夫蓍長五尺推此而言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士三尺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筮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卦云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

所以僖四年左氏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
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大史史蘇欲
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
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為實有長短故杜預注
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
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
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初形故為長數短者數
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為短
也又鄭康成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
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及杜預皆以為龜長筮
短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
後卜故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即事之
漸大事者則大卜云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大祭
祀凡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
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
皆為大事故鄭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

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也故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是天子出行唯卜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制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故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

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著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葬地及葬日爲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其小事用筮則少牢常記筮日是也士亦大事卜小事筮故士喪禮卜葬日以喪葬爲重須定吉凶故用卜也其尋常吉祭比葬爲輕故筮日也葬既卜日得吉餘事皆吉可知故唯筮葬地不復用卜也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

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内旬外之日也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内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其辭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某日者彼文不具也

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冠古亂反

疏曰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先近日者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假古雅反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

疏曰

命龜筮辭也卜擇吉日故云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者假因也爾汝也爾謂指著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大龜大筮也有常者言汝泰龜泰筮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故云假爾泰龜泰筮有常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二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即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其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知士命筮有一者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爲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不述者士禮略是士命筮一也知士命龜二者士喪禮涖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即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乃云即席

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士云命筮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即席所命于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涖卜爲事命龜又有即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又曰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非周禮大貞大封及八事之等故得用卜而已或云大事卜者總兼大貞大封及八事等雖卜筮並用總皆用卜故云大事卜但大事則先筮後卜卜筮俱有若小事筮徒有筮而無卜也

卜筮不過三 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疏曰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鄭意不過三者謂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

止若筮亦然也故魯有四卜之譏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唯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唯用一故不至三也案崔解亦有三王龜筮也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者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

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為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為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為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玄意禮不當卜常祀

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輅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三卜正四卜非正也是四卜爲譏三卜卜得正與左氏意違左氏三卜亦非故也

卜筮不相襲

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疏曰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更筮若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更卜是不相襲也若相因不止是瀆龜筮則神不告也王云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心也又曰晉獻公初卜不吉故公云

更筮之是因襲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與此注不同者明襲有二義故兩注各舉其一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著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復卜卜不吉不可復筮也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灋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筴或爲著

疏曰龜爲卜者龜處筮後龜覆於筮筴爲筮者筮在龜前爲決也謂著爲筴者筴以謀筴爲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伏犧以來聖

人為天子者不直云先王又加聖字者夫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位兼并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擇慎而信時日與吉凶也敬鬼神者乃擇吉而祭祀是敬鬼神也畏法令者法典則也令教訓也若行法令若依卜筮而為之則民敬而畏之也所以使民決嫌疑者事既畏故更云所以有嫌疑而卜筮決斷之也定猶與也者說文云猶玃名玃屬與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故日疑而筮之則弗非也者引舊語以結之卜筮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者從可知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踐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弗非無非之者也　曲禮上

子路為季氏宰　宰治邑吏也　季

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　疏曰季氏祭逮闇而祭者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禮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其久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跛彼義反　偏任為跛依物為倚　疏曰有司跛倚以臨祭者以其事久有司倦怠故皆偏跛邪倚於物臨於祭祀其為不敬甚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與音預朝直遥反又張遥反　室事祭時堂事儐尸　疏曰他日祭子路與者言往舊以來所祭之時恒皆如此他日謂別日

其後別日而祭于路與在行禮之中室事交乎户者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户外人將餕至户內人於户受餕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户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償尸之時事尸於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在下之人送餕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者質正也晏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朝正齊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

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多其知禮 疏曰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者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以此明之誰謂由也而不能知禮乎言其知禮也以其禮從宜寧可禮略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 禮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七上